

桂陽陳完夫撰

隱盦文集

序

完夫評事既卒其弟為刊其詩又搜遺文得一卷
其彌甥復為刻之以志哀悼余與之共几席廿年
初不意其止於此也顧才之成有早暮凡以顏子
賈生老壽必更進者皆不達天人者也余於完夫
誠無所憾獨憾余老暮之年猶不得死而完夫又
不知其即死使早知其壽命不長得死牖下豈不
豪無憾乎余嘗於他處見一幅行書五言詩誤以
為己作心訝何以了不記及見後款乃完夫也是
其詩字已純似余余八十四矣則謂完夫已老盡

也誰曰不然而獨憾其多此一年京塵之染是余
過也夫

乙卯九月十二日王闔運敍

隱盦文集

桂陽陳兆奎完夫撰

湘賦

昔在陶姚鴻蓄騰沸文命是專以疏以弼導江滌河垓誕康謐漫漫炎荒舟
櫓所迄藪澤南隆螭蟠蟠瞇瞇繫千里之長原瓦絳古而瀦汨固無煩于禹功
彰荆衡之口德且其上應星埜下屬揚吳越嶠之汭陽朔之陬原漓水而異
流判五嶺之荒區帶嶠觀以振響會洮營而永輸並吞鐘承旁括宣溪控引
沅鴻吐吸資微納羅汨於桓山合五渚於江麋衆川瀉浪共成一津演長派
於絕極委餘波於北垠協山靈而通潤汎微風而揚淪徑衍南交之域鼓唇
東陵之濱所以疏上流之瀼流宣顓氣之綱緼其爲狀也澎湃沸瀆泓泓瀼
瀼嶢冥鬱嶢忡瀦曠瀼或激隣而鼓濤或隨流而瀆莽漭漭潺潺淙淙湜湜
剗之若不盈一匹放之則彌綸無象灔灔淼漫乍飲乍漱揚清振濁千里浩
汗始焉涓涓渙然河漢浹浹平梁揚之間漸注乎九州之半載炎景而下潤
乃赴勢以前趨九疑爲蒼梧之表石潭爲水澤之都敲霞蒸氣裏山注湖乘

崇邱而四望陋淮濟之尾閭若夫衡岳七二蒼蒼隱天夫容竦傑紫蓋高擎
嵬嶷嶢峴谿谷蟻蜒驅九轉以疑雲泉飛練而藻川霆响電驚深谷懸鼎排
流噴浪日夜潺湲漣漪泛澹而東逝厓隙觸沓而南敝風雲之所排盪山川
之所混瀼鳥獸爲之怡猶林木與之競爽飄飄紛紛目極神蕩至若洞庭之
湖巴陵地道浟湙^鑾雲激灔澦渺望之無端察之漾浩其廣也蓋五百餘里
若日月出沒於其沼西有君編東對巴丘瀝瀝鼎峙雙影沉浮聽來潮之濺
濺激逸執而回游趨磊石而正絕儼砥柱於中流微森起夫別嶠匯沅澧於
長洲瀨溢渤汜迸集廣灑萬頃淨潔礧焉犇駭礪礧泓澄滯寢彊嘆水德
之靈長羌礎確而同赴恬滌淳其无涯物駢墳而攸注珍異之所溢涌魚鱉
之所响嫋其中則有王鮪文鯀魴鱠館鱈鰐鯷鰐鰐鰐鰐鰐鰐鰐鰐鰐
劍吹沙拂翼垂翅沈游蟠輪涵泳乎其厓朝潛蘋藻夕騰膠渴或拊波而掉
髻或噴噦而揚沫或流演乎中流或浹渫乎萍末皆順時而霧集儻踊躍而
雲渟其上則有羽族萬類翩翩獮獮鳴鷗天雞飛鳧燕乙鵠鷁鷁鷁子崔鷁
鷁揮灑鷁鷁濯翼鳴匹來如雹布去如飄疾臨川戲流同聲喧聒職方之所

未詳服不之所難述若夫永昌石燕雁峯陽烏或應節而自至或昔有而今無究十分之一端何足以考古而論都其旁則葭蒲穠粹於淵藪杞柏蔥蘿於曲沚萋萋蘭蕙隨風猗猗幽谷隱靄緣以蘿芷翹春華叶秋猶拂清渠萼素榮縟組爭暎桃枝蕘蕘岐渚星離掩抑波詭蕩蕡密布於江渟芳苴襲芳於別沚長楊臨崖而彌爽紫茸欹水而蟠委羅章所以識之於篇靈均所以獨稱其美若乃波平瀨淺凱風微扇曲浦回通晚霞增絢陽侯潛跡而不興湘靈鼓瑟而含倩馮夷之所襄回乘高之所遊衍沙寸寸而灋沱泉萋萋而漢沱於是時也舟人集櫂女歌汰吳榜揚纖羅順風鼓颶迫漲縱柁連檣相屬百里匪遐周施罝罿普設罿罿連綱竝舉兀覩要遮絡以罿綸截以隄防拉攞摧弛繚糾跳踉眩腸徒搏髀脇蹭蹬載號載訛者相與涉還乎汀灘連鋒揮箏弛弭節擲輪于干連艦者相與容與乎江滑高唱薄天川氣氤氳鳥獸駭走水族潛奔神娛躍於重淵賓獮竄於窮谷幽蚪隱於深塗鱗介出於通瀆擾擾紜紜漱漱遨遨聯緣摧臧拉雜遠趣莫不蛻革而戕擰腸而訾腹余乃景移物殫餘懽未已櫓丹涉陸寓目芳沚弔屈平之故居訪羅含之遺

址過蒼梧而襄虞懿二妃之專美上營峽而下江眷衡峯之靈歸遂泗沂以周章徇咫尺而千里聊浪乎射蛟之山躡躅乎橘州之汜慨然長望平川如砥浟浟古今遐哉渺已況夫參差殊狀州渚陂陀攬而不濁清而不滯不以細流而捐不以峻源自參控南域以北拱與岷江乎通波託柔壤而下襲協靈爽以迎和鬱沕則急宣沆瀁則騋羅南山蠹蠹潭淪洩洩衡霍束其辟戾大潞輸其泥沙隨所之以彳亍豈自滿於盈科覩茲川之蘊德信媲美於江河若乃景物澄家鼎原清泌支流之所蟠會畎澗之所委積靈澤之所灌漑壞異之所充備箐林之所環峙水物之所叢萃質輕清於元局襲重霧於濁地毓南服之真精皆贍珍而效器嗟鄙辭之褊劣曾何能得其一二

馭馬賦並序

夫馬之爲物稟性致遠然產有蹇驥之別世無良樂之能或乃隆已卑物末而視之使駟驪屈足於千里駿駘終不得一試康衢致蹶良否並放是非御者之過乎夫禮可飭物必貴防閑聖者握幾豈聞廢物旣設衡而並駕斯翹足而鳴苟馬皆驥德何取仲尼之執御士均賢明奚用虞氏之闢明蓋登進

不必一術而明試則無異方故託馭馬之法以賦求士之旨云
悲茲馬之佶屈兮心軫結而煩冤物有鬱而思奮兮聲有隱而成言夫何驚
驥之殊形兮各憤志而效勤昊穹旣畀之逸足兮將有事乎八垠旣不能踴
跳而遠去兮長反側而難安豈不思任重而致遠兮胡懼我以行路之險難
莽茫茫以坐窘兮思縣綿而含怨雖託足於帝閑兮終有志乎春原栖栖昂
昂如鳥斯企據志抽馮如虎如兕隆威外稜蟠局內美蹇產趨蹠絺結僵危
於是乃有方皋善相太丙司御造父參乘伯樂先驅呈才夫逸倫兼納夫蹇
步將託驥以爲率表騰聲而雙鷺頻效駕而裴回先迴翔以遊豫初修剔以
盛儀繼駢田而協度終抑揚以矩規遂倜儻而高舉臨岐路以旁皇復夷猶
而反顧拊鞭策以驅馳倏聳擢而循故蹇謌崔嵬倥偬皇怖蜿蜿蝠蝠分馳
舛互或却迅進迫或漫略爭赴或徇練戛絕或往來獸屢節已戒而鸞和轡
在手而龍翥續韁鑿而陰揜文茵粲而霞布擢暘轂而魯游環嚴寶鉸而施
丹曠檄元蹄而飛騰遡塵轍而超據手旣柔而技神馬亦閑而歸趣欣所欲
之從心紛蹠足以待馭若夫秋原夙登大河西流王威順時燿兵遐陬鏗鏗

駟牡桓桓大蒐圉人展軫車右鳴騶爾乃歷永埒超平垌料殿最競驥騰飭
六轡以應節兮聲入鸞而揚鈴紛馳迴其電散兮赫剽急其霆轟塞盧且感
而攸奮兮況乎神駿之駕駢迴場展轉平隄隋直蹀足驤邁齊于稱力翼容
容其左右軋峨峨其桀特氣繚繚而自紓居悄悄而端嘿案衍夷漫控縱揚
抑飛翮羣驚猛獸顛匐走血鴻融赭沫歟踰修阪而騰鑪屬輦輅而負輶彼
矩度以閑周旋以適施鎗策而警其趨振綏靡以距其逆故三驅之術未窮
而六馬之情已得或乃鼓其餘怒沛然東指植髮有捐擗目高視前乘森迅
後車邇迤朝馳念於扶桑夕振足於遼沚騁駢衡而赴敵咸驥首而効技音
砰磕而應金足彳亍而隨弭射鳴軛之飛鳥殲驚駕之伏豕歷滄海而紀勛
望碣石而旋趾嗟我馬之旣同信執御之云美昔姬穆之肆遊鳥峙衡而股
傷嗟子期之御趙驚敗駕而回皇彼頻危而致佚均禍發於未防何茲技之
肆豫馳驟中乎圓方雖泛駕之凌遽若接躅於康莊雲螭屬轂月駟並衡稱
德斯舉御變以常庶千里其自至敬朽索而爲綱若乃縱佚率性鷺曼是狃
肆其羈馬縱其馳驟晝則踐迹於郊坰夕則滌躍於靈囿遂羣生而蕩閑檢

棄衡輶而苦奔奏斯則莊氏之僞詞而賢者之所陋

秋霖賦

四氣平分兮獨抽思而感秋聲音絲會兮言不可結而留萋萋之煩緒兮固
淫衍而難約臨軒以抒幽興兮志滂沛而氣索將致詞於陽阿兮際重陰之
淹泊萬變其情終一寫兮紛余心其可託皇穹之不照臨兮何瞢闇之侵尋
曠朝墮於膚寸兮漸涓涓而成淫警光晃其儻忽兮衆矚然而翳之哀沮洳
之被涂兮終汎濫而無涯出都門而緬由庚兮擇吉日吾將逝慨零糅其猶
未弭兮命僕夫其焉稅望扶桑而太息兮滌祁祁而襲予指岐梁以西邁兮
懷故都而鬱紜顧冥昭之莫極兮眇不知其所止逐濛濛以同塵兮又身泰
而道否乘回森以上征兮嗟潢潦之紛委固黯黯其無端兮豈瞻朗而獨美
行命駕以遐覽兮搏扶搖以披關載鳴鳶於右旌兮馭驛驛使左驂前陽疾
以先騁兮後飛廉而下屬紉襲之秋蓀兮佩鎰鎰之鳴玉陵崇丘以開襟
兮聊以娛吾殷憂傷九州之沈菀兮羌至今而未瘳意悒惄而流盪兮聲憮
悽而未休聆艷霖之涔涔兮襲日夜之悠悠居戚戚以多感兮森綿綿之無

儀響有悄而攸應兮心有鬱而緒微悲寥廓之無紀兮孰不居安而思危雷
 墳墳而在上兮雲冥冥而在下歎淫溢之靄雨兮信斯民之勞瘴攬浮易之
 多瀆兮知陰靈鬼之所假夫豈不知端倪之剝復兮終蹇產而不釋託風雨使
 通誠兮見雞鳴之亮節曰吾慕君子之喈喈兮恥後生之慄慄秉靈修而敏
 窠兮雖幽晦而終適欲勉升降以上下兮悵猶夷而旁皇弭六龍以容與兮
 竊欲攀乎衆香皆蔓蔓其曠莽兮日宴宴而無光瓊枝菑而無色兮荃蕙萎
 而不芳何昔日之便娟兮今直如此舛互也豈其所託之匪時兮夫維鬱渥
 之故也余以蘿葦爲非種兮謂蕭艾爲干皆羌無實而理屈兮獨被澤而華
 滋既躡蹀而日進兮復紛暗而充幃固欣欣其自美兮又安知余心之所悲
 倏芳艸其猶若斯兮奈何黍稷之離披藐漫漫之飄薄兮何微物而偏施讐
 內省而端操兮靈剝剝其無虧吾聞昔人之至言兮陽以制而徵霖昔忽嗤
 爲亡是兮吾至今而察其滯霪進潦烈而同流兮退慘嘿而不得願正樞以
 捕天兮又遑遑而無所極怨霑澑之乖候兮申余情之佗傺奮褰裳而濡足
 兮恐中道而淹滯非持躬之不信兮固憂來之無方寄屏翳以陳言兮庶幾

鑒余以末光

仁孝論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不肅以成不嚴而治濟濟翼翼釀爲隆平推其致治之基皆由邇及遠自家而國仁盛之化豈有異於人乎哉然而季主莫不思治而仁日亡三五垂拱無爲而治日著蓋立本與否之異耳夫本之宜立所以爲仁而孝爲仁之本非孝不成孝不成則是自昧其性人訾其行性行並決將若之何故不有孝無以稱仁仲尼云夫孝德之本也教所由生由是觀之上自天子下達士庶皆推放而各準並行而不悖者也何則仁猶枝葉也孝猶本根也根之枯者雖有庇蔭本已先蹶根之固者雖有竊蠹無不鱗林故樹之美者先務本君之仁者先稱孝斯誠爲國要道治亂之所由也秦漢而後民行乖舛轉相襲僞莫正其基遂令趨末喪本士無真行朝廷雖有舉孝之科而化不自上匪有應響其選官屬以敦行爲關茸以認詞爲俊偉其勸學以聲華爲實際以孝友爲糟粕始則託爲誣激終則職爲亂階大臣坐眠而不言小人因循而莫達至使進學無方撥亂無術旣乖周禮六德之意又

非聖經明義之旨如此而欲躋於郅治是猶緣木而求魚也庸可得哉且孝非迂遠之事也行求諸已久而彌章或乃驚於無名舍孝求仁若使孝非近功則是虞舜不須烝烝之化詩人可無嗣服之文矣若謂孝爲可弃則是自失其天何以爲仁反復推較仁遠孝微經邦治戎道生於本可不慎與昔秦皇燔詩書謂儒者爲迂闊魏武好刑名謂求士不必篤行曾不易世而宗社丘虛是昧仁孝之先後乎觀國者當以此爲鑒矣

魏吏治勝蜀吳論

夫視學選士先王所慎量能授職氓黎被澤秦任吏而二世陵夷漢旌賢而文景刑措損益之徵詳于史冊綏世要樞作鑒後葉自炎祚失馭三方鼎峙吳蜀負山川之阻恃兵革之利委任將率驅馳戎馬欲闢中原名魏爲篡曹公歛兵戢武內治其境曾不歷世而吳蜀列於臣妾斯豈天佑權臣民戴姦雄抑宅中馭邊形勢之便蓋聖王撫國必有明歟側陋之識勵士進賢之猷然後流風洽於民心餘徽振於殊域未見善聞不昭郡縣無才而能干竊尊位者也後世見吳蜀之亡於疆富魏武之崛起倉卒不知其要謂爲天授若

然者豈徒昧於治道哉又不攷之於時勢矣夫成敗利鈍天也建官授賢君也撫世長民德也元元之困基於桓靈吏民之敝極於冀雍吳蜀俱席富庶之基據天險之區外不慎選牧令內不與民休息蜀雖僻壤兵報不息吳主驕逸嫌忌日滋二邦之兆庶皆漠然而失望魏武起自孤弱孜孜勵政懼士有遺滯官有曠業申之以明詔置之以爵秩嗣主繼統追則貽軌咨政事於牧守寬年限於貢士豪傑聞風而景附異人依聲而響應於是程昱崔琰郭嘉荀攸之儔入爲卿輔出宣籌畫毛玠何夔徐奕辛毗蔣濟之屬襄其治溫恢田疇邴原涼茂之徒效其能用董昭之言而士流奮從杜恕之諫而黜陟明拔劉馥以撫江淮辟梁習以勸農桑除賈逵以考阿縱令袁渙以安遷民當是時埜無遺士朝多令軌四民安業於下良輔拱揖於上故遂西朝匈奴南括吳蜀莞然森舉坐乘其弊信哉先王善善之道豈欺我哉詩曰爲謀爲患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言謀國貴乎序賢祕之適以啓亂也語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險阻之不足恃也魏之興也序爵如彼吳蜀之亡如此豈二國之吏士不忠於本朝河北之賢俊不產於吳蜀乎蓋良吏

所以治郡縣以之秉國則國弱將才所以禦外以之治內則民怨口位所以
登能口以之求賢則賢卻三者實經世之要機升平之口法吳蜀固多良吏
魏士亦非盡賢明是在正身率下自治以治人而已向使吳蜀慎選疆吏絜
已勵俗士民靖謐坐鎮千里然後以一介之使偏裨之將宣以威信喻以利
害彼魏國且締盟之不暇而況能肆其蠶食之志乎是故明主崇庠序之教
納謀士之筭推賢以爲牧守飭吏以拊瘡痍車服以隆升庸之典刑惠以濟
政教之窮是以其安也則遠方慕義其危也則天下同憂故能連屬述職指
臂相輔收安民之美譽傳國祚於無窮也矣

擬辨亡論上

夫隆弊之機生於不測撥亂之法繫乎其人經世難於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昔者元二遘災皇統中否寇起海隅禍延宇內鋒鏑流乎江甸鼓鼙振於東
南疆臣雍容以養姦朝士倉皇而外顧天下曠然危於贅旒文宗奮發深宮
乾符默運知宿將之不可任直臣之可蹈死故命勝袁吳曾清望之臣以儒
生視師責鮑起豹之坐甲斬青麟以徇軍擢胡林翼以專閫起塔多於部曲

躋羅彭於監司授以殊榮之典不責以殲寇之限容孟明於三敗豁天網於
吞舟帥臣百敗不絆更議名城千失不戮一守總其綱維而勵其廉恥故士
得自奮展其才智軍出私募餉由帥攬閫外有自專之令十卒有必死之期
行軍期於果毅運籌慎於周度而示之以節儉申之以威令寬人勵己旁咨
盡規故同方之俊士效命於疆場湘軍之能戰震威於殊服逮賢相殂謝人
亡政息席中興之業而不知與民休息履富強之基而不察治本合肥李相
南皮張公又從而糜費於無用積數十年之海軍而盡喪於甲午萃各省之
機械而不敵洋軍之徒手疇昔之貽烈遂蕩然而莫振是果今昔之異勢與
毋亦人謀之未臧耳夫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成敗之效要可預卜湘軍之不
競有自來矣君子負其崇高小人趣於噂沓儀文太重則詐僞滋生君民閼
塞則弊政日煩風積於上俗應於下信義不著兵食何稱是故外患之生必
基於內侮而成於自私內不相下能無爭乎人人自私能無伐乎爭伐交鬪
危害構之雖有名器之區別步伐之從橫將欲警荒服而復前徽容可得耶

擬辨亡論下

昔曾胡之治軍也萃鄉閭粗耰之士統以知恥明義之才遠略宏規不患權
之我奪推誠卹士不患人之我欺故塔齊布降身以受命左宗棠屏氣而高
德靖港師敗而逾勵武昌奏捷而益奮拯皇統於已危埽賊氛於區寓雖戰
伐之端不擬於穰苴抑其持己治人之具亦足以言兵矣借使二三良將承
之以愷悌之道撫之以廉恥之方追循舊式勤於接物守常經據遠識內可
以粗滅干紀外可以威稜絕域斯亦國家之弘利萬世所永賴者也傳曰有
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是故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然則治國
治兵之道一也在識其所以守變守變之樞卽內治之道也嗟乎賢哲歿而
積蠹深安均昧而貧寡衆卒趨於利民窮於野紀律雖繫衆心瓦解儀文益
重言路梗阻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信然與夫江淮之間非乏俊也軍
旅之士非無衆也徽幟之昭非不美也而成敗殊效強弱不同何哉撫士之
道乖受命之才異也故先王知壅蔽之由察存亡之機釀化懿綱以對天下
其強也王師所指民自爲守敵聞而遯其在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
以無拂其弱也下有方伯爲王干城故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諸侯不朝